

乡情

仲夏时,雨绵延,此时若是走在泉州老街旧巷中,不妨抬眸一瞧,因为有不少憨态可掬的滴水兽,或是嵌于山墙中、趴在屋檐上,又或是倚靠在栏杆处,正等着与人惊喜相遇。

滴水,是一种引导雨水下流的建筑构造。不同于江南园林滴水的三角或如意造型,闽南古厝的滴水,别具一格,时常与“兽”融为一体,也被称为“滴水兽”,它们的模样既俏皮呆萌又妙趣横生。

记忆里,阿公家的石头厝天井中就有一些滴水兽,有两只盘踞远眺的麒麟和两头气宇轩昂的狮子,还有几条昂首翘尾的鲤鱼。夏雨朦胧中,儿时的我经常托腮仰望,久久凝视着这些吞吐着雨水的滴水兽,看它们聚雨吐水,犹如在空中挥毫泼墨,让人感觉犹如见到了传说故事里的小神仙。“阿公,在想什么?”一看阿公坐到门口的藤

屋檐上的滴水兽

□王丹

椅上乘凉,我便煞有其事地编故事给他听:“阿公,大事不妙了,天漏了个洞,你看家里那些滴水兽正在商量着如何拯救苍生呢。”阿公总是笑着和我讨论这些天马行空的故事情节,不时还念叨几个我听不懂的闽南俗语。那段童年时光里,连雨成线的滴水兽,让百无聊赖的下雨天,变得有趣又惬意,犹如潺潺流水淌进心间,使人觉得生活好像都泛着粼粼波光。

滴水兽,“主业”是排水和防水,也能保持墙壁洁净,“副业”则是看家护院、镇宅守家。记得阿公曾说过,家里的每一滴水兽都是精挑细选而来,那天井上的麒麟与狮子,分别代表麒麟送子和迎福纳祥的寓意。那些鲤鱼有年年有余之意,它们也被阿公寄托了希望儿孙们能鲤鱼跃龙门的愿望。在我的印象中,厝边头尾的家里还有一些特别的滴水兽,比如有代表

万象更新的大象,或是象征勇敢无畏的老虎。后来滴水兽的样式多了起来,我家附近一些新建的大厝里,匠人们还创造出佛手、寿桃、菊花等植物图案,看起来愈加赏心悦目。与阿公一样,许多质朴的本地人,都通过各种各样的滴水兽,生动淋漓地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也倾注着对子孙后代的殷殷期望。

长大后,我才发现其实滴水兽还承载着许多泉州人的乡愁。就像是家里过去曾经离开故土、下南洋打拼的长辈们,他们将辛苦积攒的财富带回故里起大厝,并把一些带着西洋风情的滴水兽放上屋檐。长辈们就这样将心中对家乡的牵挂留下,也请滴水兽代替自己去守护老家的亲人们。

滴水兽,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,成了代表泉州传统文化的一种特殊符号。过去只能在古厝排水构建中见到的滴水兽,现

在经过艺术加工,还摇身一变成了有趣的文创产品。前段时间,远在东北的好友来泉州探望我,碰面时,我特意送给她一只白色鲤鱼滴水兽摆件作为伴手礼。好友将小小的滴水兽捧在手心,啧啧称奇,得知还能在我家屋檐上看到它,她更是惊讶不已。后来在古城中走街串巷时,听我讲述着滴水兽的种种,好友还感叹说:“这只滴水兽摆件,我一定要带回去摆在家里,让我也护佑家人顺遂平安。”

一只只滴水兽,如古厝屋檐上律动的音符,和着滴滴沥沥的雨声,奏出悦耳动听的生活乐章,它们是见证了泉州历史变迁的吉光片羽,也诠释着先辈拼搏奋斗的精神。这些散落在古城各个角落的滴水兽,在老一辈泉州人的记忆里安住,也在年轻一代的生活里传承,如今依旧继续演绎着它们守护千万家的动人故事。



天伦

□杨雪凤

自行车上的母爱

□杨雪凤

雨后的公园仿佛被洗净了尘埃,湖面如玉,月亮如镜,洒下一片清辉。我下班后独自在湖畔边,呼吸清新的空气,心情舒畅又愉悦。不经意看到不远处有一位母亲骑着自行车载着孩子在兜风,我一下子就想起了童年时母亲骑自行车载我出行的情景。

记忆中,儿时的我时常坐在母亲的自行车后座上,一边用手跟着脚踏板发出的声响打拍子,一边听她给我讲各种有趣的童话故事。一旦遇到上坡路,母亲就会用力地踩踏板,直到踩不动了,才停下来,改用双手使劲地推着自行车往上走,一路上,她总是不停地回头看,只为确认后座上的我是否坐好。那个画面后来一直烙印在我的脑海里,时至今日还记忆犹新。

几年前的一个夏天,我接母亲来城里小住。一次去海边游玩时,我租了一辆自行车,把女儿抱到后座上,我一边慢慢地骑着自行车带她兜圈,一边不时回头观察跟在一旁散步的母亲。我骑了几个来回后,便在母亲跟前停车休息,她拿起纸巾为我擦汗,口中念叨着:“时间过得真快,转眼你都当母亲了。看你刚才骑车的样子,我就感觉好像回到了过去,你那时身体还很瘦弱,没想到现在变得这么强壮了。”我看着满脸笑意的母亲,不禁回忆起一段往事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母亲不再骑自行车载我上下学。每次问母亲为什么不载我,为何让我独自一人走上学,母亲就以自行车坏了为由来搪塞过去。直到有一天,我偶然听到一段谈话,当时母亲对父亲说:“我们小雪太柔弱了,身子也单薄。从现在起我不能再骑车载她了,要让她自己多走路锻炼,强健一下骨骼。”听了这话,我才恍然大悟,原来母亲并不是不爱我了,她只是想让我茁壮成长,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。渐渐地,我开始习惯一个人走路上下学,身体素质也变得越来越好。后来听父亲说,由于担心我自己出行不安全,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母亲每天都偷偷地骑着自行车跟在我身后,直到看见我安全抵达学校才离开。而放学时,她也悄悄地推着自行车,在不远处陪着我一起走回家。

想起母亲曾经的用心良苦,我不禁感慨万千。我慢慢将自行车推到母亲面前,对她说:“让我载您到处逛逛吧。”母亲听后笑了起来,脸上的皱纹犹如绽开的花,她小心翼翼地坐到自行车的后座上,双手扶住我的腰,让我蹬着脚踏板带着她前行,就像过去她载着我一样。

那辆母亲过去常骑的自行车已经生锈,早就无法使用了。如今它被放置在老家后院的一个角落里,母亲却一直舍不得丢掉它。虽然母亲不曾说过原因,但我心里明白,她其实是将这辆自行车当成一份珍贵的回忆,因为里面保留着她陪我度过的那些美好的童年时光。

岁月流转,自行车已旧,但亲情却愈发深厚。现在换我载着母亲到处畅游,她的笑声在我的耳边响起,她的皱纹在阳光下显得如此温柔。我想无论岁月如何变迁,自己心中对母亲的那份依恋和感激是不会改变的,那些与自行车有关的记忆,如同一首悠长的歌,唱出了我与母亲的点点滴滴。时光虽然已经远去,但母亲的爱却一直守护着我,陪伴着我,也让我懂得如何成为一位更好的母亲。

空心菜

□王少波

泉州人的夏季餐桌上常能见到一样蔬菜,那就是空心菜。特别是上山纳凉时,选来解馋的小菜中,就少不了一碟凉拌空心菜。这菜还有个名字叫“蕹菜”,但是不少泉州人更习惯将它唤作“应菜”。

正如闽南俗语所说的“一样米饲百样人”。对于空心菜的喜好也是因人而异。比如有的人很喜欢吃空心菜,甚至情有独钟,平时选青菜时就非它不食,凉拌、清炒、煮汤皆宜。有的人对空心菜的态度是可有可无,通常是将它与其他蔬菜一视同仁,有菜吃就行,从来不管是空心菜或者是苋菜、大白菜等,只要是青菜就来者不拒,统统可以纳入腹中。反之,有的人只是瞄一眼空心菜就会心生厌烦,此类人中以小孩居多。我小时候就是如此,不仅不爱吃空心菜,见到其他蔬菜也不愿动筷子,眼里只有荤菜,是家里长辈们眼里无肉不欢的挑食团仔。

我家烹饪空心菜的方式,通常是热炒。大人们通常是在热锅中把油烧热,再倒入空心菜与拍碎的蒜瓣一起用大火快炒,出锅后的菜就像被片片雪花装点的翡翠小山丘,翡翠色中微微泛白,还散发着阵阵蒜香,总能引人食欲大开。

现在时兴的一些大棚菜,有时会颠倒四季,也减弱了蔬菜的本味,譬如在大棚中种植的空心菜,我就觉得吃起来似乎少了那股独特又让人怀念的“老味道”。

20世纪80年代,我曾见过空心菜的花,它与牵牛花相似,喇叭状,白里透紫,清新淡雅,仿佛及笄女孩的脸庞,娇柔可人。当时我和家人一起住在父亲单位的家属大院里,因为院子里有一块闲置的空地,居民们就将它开辟成菜园,每家分一小畦。因为空心菜长得快,和韭菜一样每次割完一茬就能接着继续生长,因此不少居民喜欢在自家的菜地里种植空心菜。当时一到夏天晚上,我就模仿古人秉烛夜游的方式,去菜园里溜达一圈,有时趁菜地无人看管,还会借着月色去偷摘一些空心菜花、油菜花或是豌豆花来尝鲜。纵然明知隔天会挨大人的责骂,嘴馋的我仍会忍不住把地里的

做种的老苦瓜摘来吃,那特别的味道,至今令我难忘。

新鲜的空心菜被采摘后,需要先择去粗茎才能烹调食用。如今许多菜贩为招揽顾客,大多都提前先把空心菜的粗茎择掉,一捆捆用稻草扎着,喷上水后再摆到台面上售卖。经过处理的空心菜,看起来绿油油又水汪汪的,着实诱人。但是我还是更喜欢过去大院里种的那些不怎么漂亮的空心菜,也很怀念阿姨阿姨们聚在菜园里,一边择空心菜一边聊天的场景。她们时常聊些日常琐事,有时也谈些八卦趣闻。择完菜,聊完天,大家再各自回家炒菜做饭,等候外出工作的家人们回来团聚,日子就这么缓缓地过去,平淡里透着温馨与幸福。

光阴如朝露,转瞬即逝。一眨眼,我已经搬离那家属大院将近二十年。果然是“向之所欣,俯仰之间,已成陈迹”,昔日的菜地上早就盖起了新楼房,童年记忆也如同彼时大院里阿姨阿姨们择掉的一地空心菜茎,七零八落地留在了时光里。如今,长辈们都已白发苍苍,而我们这代人也都鬓发染霜了。大家再聚时,话题总是离不开“以前”二字,有时还会聊起大院里的菜地和那些空心菜。不少人跟我一样,幼小时其实不爱吃空心菜和各种蔬菜,但长大后又时常怀念那些与空心菜有关的岁月,只是万般思绪涌上心头,却已经无法一一道来。

食事



蒲扇中的夏天

□刘国瑞

20世纪70年代的夏天,别说空调,就是风扇都少得可怜。一把能挡蚊虫又可以扇风的蒲扇,即使已经用得“脱皮”,露出了蒲叶的茬子,只要夏季一到,就不耽误人们频繁地使用它。

在我的老家,一到夏夜,吃过晚饭,家家户户就会把竹床、竹椅搬到门口,或是把提前晾好的凉席摊开在自家院子里,讲究的人家有时在凉席上面铺一张旧床单,坐起来更舒服。不过大多数人不在意细节,通常什么也不铺就直接往凉席上面一躺,尽情地享受仰望观星赏月的乐趣。

不同于多数闽南人家常用的草席、竹席或藤席,我家用的那张凉席是麦秸秆编的,既结实又能隔热,躺上面就像躺在一块厚实的垫子上,舒服极了。那时就算是在城里,地面硬化也很少,大多数是“原汁原味”的土地,因为拥有汽车和空调的人家并不多,没有空调外机向外排放热气,也没有汽车尾气来侵袭,感觉夏日夜晚的温度并不像现在这般高,只要蒲扇一摇,就能轻松地赶跑热气。

记得当时家里有三把蒲扇,母亲用的那把蒲扇边沿已经没了布条,另一把扇面掉色的是父亲在用,还有一把看起来比较新的蒲扇,由我和弟弟妹妹轮流使用。母亲的蒲扇虽然总是拿在手中扇个不停,但风却一直朝我们几个孩子吹来。记得有一次,因为争夺蒲扇,我和弟弟拌起了嘴,甚至差点大打出手,父亲见状,连忙把自己的蒲扇拿给弟弟,这才制止了纷争。弟弟获得了父亲蒲扇的使用权,双手握着扇子,眉开眼笑,一脸得意的表情。那时妹妹年龄还小,蒲

扇在她手里就像是铁扇公主那把会变大的芭蕉扇,就算她使出吃奶的劲,扇出的风也不大,最后只能生气地依偎在母亲怀里,眼巴巴地看着哥哥们摇蒲扇。

后来,父亲买了几把小号的蒲扇,孩子们一人一把,上面还对应标注了序号。母亲特地在这些蒲扇的把手上缠了一圈白胶布,并用针线加固了一下。但是因为大小、颜色、模样都一样,这些蒲扇还是经常被我们拿错。后来,我和弟弟还别出心裁,一扇多用,经常把蒲扇当作乒乓球拍,比拼谁能灵活地用扇子来颠球。

闽南人喜欢就地取材,因此就将蒲葵叶做成蒲扇。记得小时候父亲讲过,这种树叶在南方地区很常见,用它来制作蒲扇时,首先要挑选叶脉裂得浅的叶子,采摘一些回家后洗净,还得进行晾晒。晾干后,将蒲葵叶周围多余的部分修剪掉,并进行“整形”,就是把叶子的褶皱拉平。之后需要拿一个重物压在蒲葵叶上,大约花费一到两周的时间,听说这样压出来的叶子才更平整。压平的蒲葵叶,得用慢火来烤干,如此一来便能够让蒲扇做好后不容易变形。等蒲葵叶处理好,就可以根据扇子的尺寸,将叶子修剪成不同的尺寸与形状,最后再用宽布条缝上包边,一把好看又实用的蒲扇就算做好了。

蒲扇制作简单,经济耐用,外观整洁。这种有着“大大的脑袋和细细的腿”的扇子,手感好,易于手握,扇出来的风力强,几乎是过去每家每户都必备的消暑工具。时至今日,许多人家就算配备了空调和风扇,依旧要再备几把蒲扇。在大街上、公园里,也能经常看见一些上了年纪的阿公阿嬷把蒲扇当作移动的“风扇”,在他们眼里,蒲扇既能驱热又能赶蚊蝇,相比于纸折扇、小电扇,功能更多,效果更佳。

几十年过去,每年夏日夜晚出门散步,我依旧会随身携带一把蒲扇。有了这把蒲扇陪伴左右,烦人的蚊虫就像见到了天敌一般,总是躲得远远的。而借着蒲扇带来的阵阵凉风,我还能悠悠地回忆一下那些已经远去的纳凉时光。

院子里的“房客”

□黄宗慈

它懂得跑到门厅或屋檐下躲雨。在炎热的夏日午后,它会自觉躲到果树下,不让太阳晒到自己。久而久之,这只狸花猫似乎知道了我的用意,它接受了这份免费的招待,正式成了院子里的一位“房客”。

这位“房客”很有趣。它除了肚子饿的时候,会冲着人喵喵叫几声,或者只有听到我的声音在召唤,它才会出现。不然大多数时候,它都是自己安静地待着,与我互不干扰。这只狸花猫不仅经常在院子里四处走动,甚至还会爬到屋顶上自在的散步。有时我在修整院子,它就趴在角落,静静地看着我修剪花草。我不知道这只狸花猫来自何方,它平时要出去寻亲访友,或者离开院子去外面溜达,都是不受限制的。但是它一直都能保持毛发的整洁,在院子里也很少能看到它的“猫友”来访。

这位特殊的“房客”,完全拥有猫的天性,总是非常自觉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,似乎也在用自己的方式“支付租金”,不时还能给人带来一些意外的惊喜。比如刚住进院子时,这只狸花猫把抓到的老鼠分一半放到门

口,让我一开门就能看到,据说这是猫送给对它友好者的礼物。由于我无法分享它送出的这份礼物,经过几次“交流”后,狸花猫便把那些吃剩的老鼠肉,改放到前院显眼的草坪上,以方便我清理。

邻居看到一只狸花猫经常在院子里走动,来询问我是否养猫了。我一口否定,并说明这是一只外来的猫,自己只是给它喂点猫粮,紧接着又特地介绍这只猫有抓老鼠的本领。狸花猫会抓老鼠,这个本事着实打动邻居,之后他也买来猫粮,等狸花猫经过自家院子时,就拿出来款待,让它能感受到善意。不久后,这只狸花猫也开始在邻居的院子里捕鼠了。人们常说“好狗护三邻”,我家的这位“房客”,似乎也通过自己的独特方式办到了。

自从家里来了狸花猫,院子里种的瓜果蔬菜再也没有被老鼠破坏,我善待了这位“房客”,它也展现了自己的天性,忠于自己的职责。如今,我一猫一人,就这样继续在一个院子里和谐地生活着。

回首



古人常用的消暑利器

●扇子:古人常把扇子称为“摇风”,又叫“凉友”,是夏季一种用来消暑的器具。
出处:小扇引微凉,悠悠夏日长。——顾太清《菩萨蛮·端午日咏盆中菊》

●瓷枕:由于瓷器表面有一层冰凉釉面,制作成枕头形状,内部中空,四周都能通风透气,就成了古人常用的一种纳凉寝具。
出处:远投瓦枕比琼瑜,方暑清凉惬慢肤。——李纲《吴亲寄瓷枕诗答以诗答之瓷枕》

●竹夫人:这是一种用竹篾编成的竹篓子,中间镂空,形似抱枕,也被称为“竹几”,古人夏季将它作为一种抱着解热的器具。
出处:闻道床头惟竹几,夫人应不解卿卿。——苏轼《次韵柳子玉五首·其一·地炉》

●冰饮:夏日炎炎,古人也热衷于吃冷饮来消暑,在宋朝时,街市上就出现了雪泡豆儿水、漉梨浆、卤梅水、姜蜜水、木瓜汁、绿豆水、荔枝膏水等各色冰水。
出处:卖冰声隔水来,行人未吃心眼开。——杨万里《荔枝歌》